

#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三年·蘭州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蘭州市第一新村33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河南省洛陽印刷廠印刷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

（內部發行）

\*

開本：850×1168毫米1/32•6 $\frac{1}{4}$ 印張•150,000字

1963年12月第一版 196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40

## 再 版 說 明

本選輯第一輯初版，系由政協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改由甘肅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后 根据各有關方面需要，決定再版。

第一輯再版時，除對初版中錯落字句，作了必要的改正外，曾根据作者和有關材料，作了必要的更動和刪節。

## 編輯 凡 例

一 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征集、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并推動征集、撰寫資料工作的繼續開展。

二 本選輯所選的資料，主要是从清末到解放以前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社會等各方面的歷史事實（也有一部分涉及到近百年來有關民族事變和自然災害等調查研究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為撰稿人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所以本選輯作為不定期刊在內部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參考。

三 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 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 目 錄

### 前言

|                      |              |
|----------------------|--------------|
| 清同治間甘肅回變中的馬化龍·····   | 馬重雍 (3)      |
| 清同治初穆生花起事始末·····     | 馬重雍 (11)     |
| 馬占鰲的起事與投降·····       | 馬培清口述 (17)   |
| 清同治五年蘭州督標兵變實況·····   | 徐兆藩 裴廷淮 (26) |
| 民國初年的甘肅政局·····       | 韓定山 (31)     |
| 白狼抗隴·····            | 裴廷準 (42)     |
| 一九一七年臨洮護法運動記略·····   | 鄭瑞清遺稿 (46)   |
| 狄河護法運動的回憶·····       | 馬培清 (50)     |
| 孔繁綽在隴南·····          | 楊集瀛 (53)     |
| 陸洪禱督甘始末·····         | 魏紹武 (90)     |
| 馬仲英的起事與三圍河州·····     | 馬丕烈 (71)     |
| 馬仲英屠民勤·····          | 王新潮 (77)     |
| 一九二六年隴東張兆鉀的反馮戰爭····· | 王自治 (80)     |
| 西北軍撤出後的甘肅混亂局面·····   | 魏竭庸 (85)     |
| 甘肅割據局面中的陳珪璋·····     | 賀鳳梧 (91)     |

|                         |                          |
|-------------------------|--------------------------|
| 魯大昌盤踞洮岷时期的二三事·····      | 俞方皋(105)                 |
| 一九三五年蔣幫胡宗南部在碧口堵截紅軍····· | 韓定山(109)                 |
| 伪中央陸軍第一師駐防天水的經過·····    | 袁世忠(114)                 |
| 陝軍孫蔚如部入甘始末·····         | 楊子恆遺稿(117)               |
| “双十二”事变在甘肃              |                          |
| ·····                   | 王新潮 孟鍊百 劉呈芝 王自治(123)     |
| 破获額濟納旗日本特务机关的經過·····    | 李翰園(130)                 |
| 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虐待壯丁的几个事例····· | 郭傑三(140)                 |
| 天水“善慈会”的活动經過·····       | 楊虎丞(144)                 |
| 伪陸軍步兵学校西北分校是怎样产生的·····  | 張帆(146)                  |
| 国民党匪特在甘肃·····           | 王新潮(149)                 |
| 甘肃自然灾害情况概述·····         | 甘肅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160)         |
| 甘肃伊斯兰教的“門宦”·····        | 甘肅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173)         |
| 甘肃伊斯兰教“新教派”的产生          |                          |
| ·····                   | 馬國珍 馬梅亭 高萬選 馬德清 馬德菴(182) |

## 附 載

|                            |       |
|----------------------------|-------|
| 政协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报告····· | (187) |
|----------------------------|-------|

## 前 言

一九五九年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閉幕后，周恩来主席在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委员茶話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亲身经历和所見所聞的历史事实紀录下来，传之后代。政协甘肅省委员会为了响应这一伟大号召，經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議决議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并由第二届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議通过委员名单，于一九六〇年二月正式成立，展开了文史資料的征集、撰写和研究工作。一年多来，在中共甘肅省委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領導、关怀，以及各有关方面与各界人士的支持协助下，征集了有关本省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資料五十六万多字。其中有不少是撰写人亲身经历或見聞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資料，这就为研究本省或西北历史的人士，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撰写历史資料的人士，尤其是年老的人士，都感到自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了一分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史料的撰写，回忆过去的黑暗，对比現在的光明，更不断地提高思想認識，加强了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甘肅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历来的統治者进行着更加残酷的压榨；各族的广大人民，也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斗争。但是旧有文献，大都紀載失实，甚至有意歪曲，使不少历史眞象湮沒无聞，远不足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因此，在現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历史資料的征集、撰写工作，更广泛地发动各方面有关人士，以实际



行动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写出更多的历史资料来，是我们当前的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我们为了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交流撰写史料的经验，继续推动征集、撰写工作的开展，决定编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作为不定期刊在内部发行。我们谨向给本刊提供稿件的人士致以诚恳的谢意。希望更多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继续努力，踊跃投稿，以丰富本刊的内容；同时，还希望阅者对本刊辑录的资料，提出补充和订正；对本刊的编辑工作，加以批评和指导。

一九六二年三月

# 清同治間甘肅回變中的馬化龍

馬 重 雍

公元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元年至十一年）的甘肅回變，寧（寧夏）、靈（靈武）以馬化龍為首領；平（平涼）、固（固原）、秦（秦安）、伏（甘谷）以穆生花為首領；西寧、循化以馬文義、馬桂元為首領；狄（臨洮）、河（臨夏）以馬占鰲、馬永瑞為首領；肅州（酒泉）以馬文祿為首領。他們的教派新老不同，始終以馬化龍為中心，結連陝回，時而西進，時而東出，時而反抗，時而求降，甘、青、寧三省几無不被戰火延燒；不少地區弄得破瓦頽垣，漢回同盡。推原禍始，當然要歸咎於清廷反動的民族政策；但馬化龍操縱其中，關係也非常重大。茲就先世傳聞，述其概略。倒錯疏漏之處，希望得到同志們補充糾正。

## 一 馬化龍的身世

馬化龍一名馬朝清，世居甘肅靈州的金積堡（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金積縣）。此地背倚黃河，面臨吳忠、靈武，秦渠、漢渠環其東，青銅峽扼其南，西南以中衛、中寧為後衛，東、北以橫城，陽

和两堡为屏障，有回民堡寨百数十处，錯落鳞次，环堡而居，形势雄伟，宁夏各城堡罕有出其上者。馬化龙的祖父馬达三，是甘肃伊斯兰新教教祖馬明心的高足弟子，传教于宁夏隴东各地，很得当地回民的信仰。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之变，以师徒关系累及馬明心，被清官吏无辜冤杀。四十九年田五之变，倡首的仍是馬明心的门徒。事平以后，清廷对馬明心派的新教阿訇非常痛恨，馬明心的后裔，已被发遣到云南。馬达三也就因为受了馬明心的教，被发遣往黑龙江；由于途中遭受折磨，才走到吉林就因病身死。馬达三死后，教下群众怜悯他无辜遭殃，对他的子孙都另眼看待。平凉的穆大阿訇是馬达三的同学，因为身弱多病，不問外事，清官吏对他不甚注意，得免追究。馬达三既死，穆大阿訇和他的儿子馬二非常好，把所学的經典尽量传给馬化龙，临死还贈給他传教衣帽。

馬化龙擅长口辯，多机巧，常以智术籠絡教徒，每故造奇迹，使群众惊服。給徒众所传口喚（教中指示前途的預言），又往往有驗，因此远近教徒皆信奉如神明，被推为总大阿訇。他幼时因家遭不幸，过着貧苦生活。及至穿衣传教，由肅州 預望（今同心县屬）以达于环（环县）、庆（庆阳）、平、固；由盐池、定边以达于鄯延、綏德；由平罗、惠农以达于临陝 归綏；由同心、李俊（今宁朔县屬）以达于隆（隆德）、庄（庄浪）、靜（靜宁）、会（会宁）。流行之广，突过前人，远近的束修贈送，絡繹不絕，逐漸由积累达到丰裕。他的儿子馬耀邦等善于經商，逐步发展，从东北、西南以至东南各大都市，几无不有他们的踪跡。因而中年以后，他就成为拥有巨万家資的富翁。

清道、咸間，甘肃多事，又常遭严重灾荒。馬化龙既已富有，

遇貧乏疾苦的人们，常能不分汉回，給予周济。因此他在当时又有善人的称号。

咸丰末年（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的革命，已在东南地区失敗。陈得才、賴文光等結集残部，从鄂西进入陝南；同时兰大順自四川北上，张洛行自河南西来，陝西形势頓形紧张。渭河南北的回民，不甘受清官吏的歧視压迫，响应洪、捻各軍，揭起反清旗帜。当时甘肅的西宁，以馬朶三为首的回民，亦正和清官吏相对抗。馬化龙此时密令其党徒，到处煽动；并在金积扩筑堡牆，創立仓廩，营建住宅，用“保生寨”之名，以遮掩众人耳目，表面还扮作安分回紳，时时与清官吏相周旋。不久清廷調各路大軍先后入关，肅清洪、捻各軍，逼陝回入甘。馬化龙一面以物資支援陝回；一面又屡次代陝回向清官吏求撫。由于清廷的剿撫无定，回軍的降战不专，結果以团结不固，领导无方，演成陝回、甘回忽降忽变，忽合忽分的复杂混乱局面，致为清軍各个击破。最后，馬化龙看到困守孤城，絕无生路，認為只有認罪投誠，还可以一家少数人的死，换得回族多数人之生。遂于同治九年十一月与其子耀邦、定邦、正邦、中邦、弟成龙等詣刘錦棠軍投誠，被刘系之軍中；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刘錦棠杀馬化龙，剖心以祭刘松山。其成年子弟及所置統領、參領、佐領等官八十余人，分別处死，无倖免者。不久左宗棠又派員提馬化龙亲属到平凉审理。男犯亲属十六名：馬化凤、馬阿喜子、馬进孝、馬哑哑等发往閩广，給官兵为奴；馬五十六、馬五十九、馬树邦、馬彥邦、馬飞飞等，年未成丁，解交內务府閹割后发往新疆等处給官兵为奴。雇工二十六名，牛占元弟兄三人立斬决，余分別释放。女犯亲属七口；馬化龙之妻女发往閩广等

省給駐軍为奴；雇用仆妇侍女等九名，发交平凉县择配安插。胜利了的清軍，就给失敗了的馬化龙以这样慘絕人寰的处理。事后，汉民称贊其周恤的小惠；回民夸张其传教的奇迹，均認為十三太爷（馬化龙死于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教徒们称为十三太爷），堪称为“失敗的英雄”。不久即扶持其仅存的苗裔，开新教门宦的創例（馬明心以反对老教门宦創立传賢不传子的新教，但馬化龙的子孙成为世袭门宦，与新教教义不合）。

## 二 馬化龙与穆生花

馬化龙传教的衣帽得自穆大阿訇 穆生花是穆大阿訇的堂孙，他俩具有深厚的世誼。穆生花在蓮花城部署軍事向平凉进攻，是馬化龙派王家团庄的王大桂阿訇和他自己的儿子馬耀邦去发动的。待到穆生花与陕回鉄正国部串連一气，袭取固原，再围平凉，并由穆生花的党徒张滿喇 穆生輝等分扰秦 伏、西（西和） 礼（礼县）等县，而馬耀邦所訂南下会师的盟約，却始終未曾实践。及清軍雷正綰 陶茂林两部会攻平凉，正需要固原、盐茶（今甘肅海原县）为臂助，馬化龙却使王大桂誘杀馬兆元，致穆生花陷于孤立。后来穆部攻杀王大桂，馬化龙又指使王大桂的教徒李俊堡张保隆通款清軍，夺取固原，致穆生花断絕外援，不得不放弃平凉，仓皇出走。为甚么他的行动这般矛盾呢？不难理解，穆生花由蓮花城奔上固原、平凉，在战争中已破坏其家室，只有不惜一切地为报仇而作战；馬化龙則据有富厚完美的家庭，祖先戍边的旧仇，不如当前的 画栋雕梁，娇妻美妾更堪系念。从而不憚投机取巧，牺牲他人以保全个人

的富貴。这种作风常常是反动时代封建把头们的拿手好戏。不过馬化龙利用宗教所玩弄的手法，比他人更深沉、更神秘罢了。

### 三 馬化龙与陝回

清同治三年，陝回經多隆阿軍击潰，从南北两路，先后入甘。南路以鉄正国、崔三为首的南八营，連結張家川的李德倉，助长了穆生花弟兄复仇的火焰。西連盐关、西、肅，东連隴城、龍山，北过通（通渭）、伏、庄、靜，一直延燒到固原、平涼。及至北路以白彥虎、馬正和、禹得彥、余彥祿、虎元帥、陈林、楊文治为首的十八大营，由三原窰据庆阳之董志原，于是战火愈燒愈广。不但平、庆、涇（涇川）、固所属数十县时时燃烽举燧，烟焰冲天；而且由狄、河以至于西宁，由兰州武威以至于肅州，无不翕然响应，互为犄角。馬化龙于此时据有宁夏灵州，北与蒙、綏督理市易，南与陝回密相勾結，暗中助陝回以資粮器械，使在屡遭挫敗中，仍能振起。当时十八大营以董志原为老巢，陝西官民既不欲其回陝，甘肅官民亦不願其留甘。馬化龙揣知当时情势，密为陝回計劃，使之分扰河东，不但宜君、三水屡被侵扰，而鄜延、綏德略无宁日。并且蹂躪蒙古，焚燒磴口，常有金积回民密为协助。但每逢清軍进剿，他不但自己送款乞降，并代陝回求撫。直至清軍蕩平董志原老巢，白彥虎、陈林等并十八大营为四营遁至金积，他既尽量容納，安插于堡外回寨，使替已抗拒清軍，却仍向刘松山、左宗棠再三求撫。刘、左責其交械过少，降意不誠。他又密告清軍，陝回不悉交馬械，請急击之。他扶助孙义保袭取固原，又指使張保隆引清軍逐孙义保。

既安插陝回于金积堡外，又因其夺取汉民堡寨，派兵攻击。这种两面手法，一用再用，終至画皮戳穿，既不見信于陝回，致白彥虎等于作战紧急时弃金积而西走；亦不見信于清軍，致左宗棠在西征战略上，首先分兵三路坚决向金积进攻。馬化龙計穹势急，請降不能麻痹清軍之心，作战不能阻止清軍之足，在大敌当前，群众散离，无机可投，无巧可施的情况下，不得不踏上复亡的道路。

#### 四 馬化龙与馬占鰲、馬桂元、馬文祿

馬化龙的根据地在金积、灵武。传教的影响虽远到东北的吉林、西南的云南，但其实在力量只限于宁夏和隴东南。河州的馬占鰲系老教头目，肃州的馬文祿系河州东乡的猎戶，亦不属于新教徒。惟西宁的馬桂元与馬化龙同为馬明心新教系統中人物。但西宁、金积相距較远，各有派系，往还并不密切。应该说这些地区的回变与馬化龙无关。但在穆生花起事前，东乡回众既常东过洮河，进至渭源以东，为蓮花城声援；馬占鰲的部众，亦屡次东出应接陝回，援救金积；西宁撒拉族、回族亦曾有数千人东下，虽均为清軍截阻，未得与馬化龙合流，但其連系情形，則显然可見。肃州当陝、甘、新交通要道，在軍事上居重要地位。但肃州事变，以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的屠杀回民逼成。馬文祿在事变形成后被推为首領，情形更与各处不同。肃州距金积比西宁尤远，似乎他们的关系更少，可是当同治七年冬十一月，成祿、馬占鰲进围肃州，馬化龙仍代肃回乞撫，这也就不是全无关系。总之，这次回变，無論在陝西、在甘肅，毫无疑义都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作政治上、

种族上的斗争。但在这一斗争中，从上层领导以至于下层群众，均缺乏政治上的觉悟。群众追随上层不正确的领导，以多擄掠，多杀人，快意报复，消除其平昔不平之气；领导者则利用群众报复的心理，鼓励焚杀，只求压迫清官吏和汉民得到让步，保持其在本民族中已经享有的尊荣。他们均不考虑斗争以后用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共同利益，保持长久安宁。只要官吏畏惧焚杀，减轻压迫剥削，汉民畏惧焚杀，纠正侮辱歧视，即可在“市廛无改，朝野不惊，服旧德，食先畴”的苟且局面下各安其生，如此而已。从这里可以了解他们何以在“新教旧教不爭吧，说个‘色俩目’（伊斯兰教互祝幸福的术语）了杀‘郎喀’（伊斯兰教輕蔑汉人的术语）”的号召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又何以在斗争中有时而抗战 时而求撫的矛盾来由。我们看馬化龙在事变以前自称“总大阿訇”，事变当中自称“大总戎”，而对于穆生花的扶明灭清、孙义保的称王封官，均勾結清軍使其傾复，即足以証明他在这次事变中，只图巩固他在本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并无推翻清廷政权，另自建立政权的雄心；也足以说明他鼓动反抗，暗助反抗，是向清廷示威。他再三求撫，又不彻底放下武装，是因在计价还价中还未达到要求。这和馬占鰲在反抗时自称大指揮，在将投降时自称不能做皇帝，而其坚决投降，又必在新路坡战胜以后，可以说是同样用心。不过馬化龙所作曲折过多，终于弄巧成拙。馬占鰲比較直率，遂得到左宗棠的信任，拿群众的血肉，换得了六十多年的世袭軍閥。他们后来的結果不同，其为回族中的封建阶级，以本民族的斗争力量抬高自己地位，又借他民族的政治力量，以箝制本民族，出卖民族利益，发展个人富貴，則如出一轍。此外，馬桂元、馬文祿、李得仓、崔伟之流，其成敗



不同，其作风并无二致。我们综合这一事变所流传的历史，可以证明民族斗争问题，仍然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馬化龙等在这一事变中的功罪，必须从他的阶级上分析，才可以得到正确的评价。